

# 浅谈魏晋南北朝佛教造像中的玄学之风

李沫 李妍

(①吉林艺术学院设计学院, 吉林 长春, 130000 ②吉林边防总队直属机动队, 吉林 长春, 130000)

[摘要]魏晋南北朝时期,尤其是北魏中期的佛教造像中流行一种“秀骨清象”的造像艺术风格。它表现的是当时玄学清谈家所崇尚的道骨风韵,这个时期正是南北朝佛教与玄学融合交流的重要的时期,而佛教造像玄学化的重要标志即佛教造像的“秀骨清象。”

[关键词] 秀骨清象; 玄学; 佛教; 佛像

[中图分类号] J2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CN22-1285(2011)04-0024-03

沿着美术的长廊,品味艺术的珍品,不难发现,每个时代的艺术必然是时代审美精神的产物,作为佛经图解的佛教造像艺术也不例外。自东汉时代就已经传入中国的佛像,其造像风格随时代的变化而不同。与唐代的健康丰满、绚烂华丽的佛教造像相比,魏晋南北朝时代的佛教造像是瘦削超脱、潇洒俊逸、秀骨清象,显示出超凡脱俗的仙人风度。如果不是佛陀的肉髻和菩萨的头冠,这些魏晋时期尤其是北魏中期的佛教造像与中国道家隐士的形象别无二致。为什么在佛教造像中体现的却是一种道家的精神风貌和审美情趣呢?而其背后究竟又隐含着什么样的社会背景和思想内涵呢?

## 一、秀骨清象的造型理念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美术发展史上大放光彩的时代,这一时期绘画作品、理论著作均有传世。画家“四祖”,此居其三;书家“两圣”,皆出魏晋,佛教艺术亦因其独特的造型特点在美术史上熠熠生辉。这个时代的佛教造像,尤其是北魏中期的佛教造像中流行一种“秀骨清象”的造像艺术风格,这种造像特征来源于南朝画家陆探微的绘画风格。尽管他的作品没有保存下来,但是我们可以根据史料知道这一点。这种绘画风格表现的是当时玄学清谈家所崇尚的道骨风韵,这个时期正是南北朝佛教与玄学融合交流的重

要的时期,而佛教造像玄学化的重要标志即佛教造像的“秀骨清象。”这种佛像通常身材修长,脸型瘦削,看上去瘦骨嶙峋,却又显得筋骨铮铮。

“秀骨清象”原是唐代张怀瓘在其绘画论著《画断》中对陆探微绘画的评语:“秀骨清象,顿觉生动,令人懔懔若对神明。”南北朝之后,伴随着佛教的传播,中国传统的审美文化融入到佛教造像艺术中,北魏孝文帝时推行汉化政策,尤其是太和十八年(494)迁都洛阳以后,佛教造像的式样吸收了南朝文化的审美特点,盛行“秀骨清象”的造像样式。魏晋南北朝佛像塑造中那瘦削的身躯,不可言说的意味深长的微笑,洞悉哲理的智慧神情,以及摆脱尘世的潇洒风度,完全是当时门阀贵族的审美理想的体现,也是这一时期的人们所向往和追求的美的最高境界。

佛教造像中最典型的代表是甘肃炳灵寺石窟169窟的无量佛坐像,其造型体壮健硕,衣纹褶皱的处理采用阴线刻,逐渐脱离犍陀罗佛像艺术中的转折堆砌的样式,转为褒衣薄带式,佛像隆鼻高颐,双目狭长,表情沉静端肃。它除了具有身材修长,脸型瘦削的特征外,更突出了“锥刀般”刚劲有力的“风骨”,佛像的服饰和脸部的线条呈直线型,大有刀削般的效果,显得刚健有力,正如唐代张怀瓘《画断》中对陆探微的评价一样:“笔迹劲力,如锥刀焉。”通过无量寿佛我们可以体会到其背后的玄学意味。

[作者简介]李沫(1978-),女,吉林艺术学院设计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为视觉传达应用研究。

李妍(1983-),女,吉林边防总队直属机动队。

所谓“玄学”，源出老庄。《庄子》在谈“玄”时称：“玄之又玄，众妙之门。”魏晋玄学的特色是道家思想的复兴，但又不完全同于道家思想，它其实是一个融儒、道、释为一体的学说，以关注个体的生存和发展，探求理想人格的本体为中心课题，以简约而精致的思辨哲学著称。玄学讲究在静谧、寂静中参悟“道”，探求人生哲理，而魏晋佛像正是以其造像瘦削的身躯、不可言说的意味深长的微笑、洞悉哲理的智慧神情来表现对玄学的参悟。

## 二、佛教与玄学的交汇

玄学之所以能够对佛教造像产生如此大的影响，原因如下：首先来自外部环境。魏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社会矛盾尖锐，政权更迭的时代。在剧烈的社会动荡中，人们长期以来建构的思想体系土崩瓦解，随之兴起新的学说和观念，“有晋中兴，玄学独振。”魏晋玄学就是在这个儒学失落的动乱年代产生出来的哲学思潮，玄学以探寻自然和生命为主题，高度标榜自我，追求理想人格的建构。魏晋名士们的玄谈，究心名理而鄙薄事务，口尚玄虚而忘乎形骸，但言道、理、神、气，耻论器、物、行、象，是有“名”无“实”的哲学思辨，因为在他们看来当形体不得不笼罩在人间烟火中的时候，心灵却可以登天游雾，因此只有让心从形体和事物中脱离出来超越出来，获得宁静和自由才能到达“道”之境界。在那个动乱的年代，当儒家为知识分子建构的“兼济天下”不能实现时，这些名人逸士变转而“独善其身”，关怀自我。而玄学的产生无疑为他们提供了一条到达“自我”的渠道。因而玄学实际成为指导人们生活方式和看待世界的新思潮。

如果从接受论的角度讲，艺术创作活动还应包括艺术接受这一环节，因而艺术家在进行艺术创作时就必然要考虑受众的接受心理。众所周知，佛教造像是对佛经典籍，佛教教义的图解，因此佛教造像首先不是为艺术而艺术，而是为了宣扬佛法，传播教义，因而佛教要想让当时的人们接受必然要使其造像符合当时的审美理念，对佛教造像改造，即佛教的“中国化”，这样佛教必然会融入魏晋时期玄风秀骨的审美风尚，而佛教也正是借了玄学之风得到张扬而广为流行。

佛教之所以能与玄学结合还在于它们之间有许多共通性。二者的哲学思想核心几乎是一致的。首先，佛学的“空无”与玄学的“贵无”均属于唯心主义的

哲学范畴，正是基于“无”的共性而派生出许多相通的东西。比如何晏、王弼认为“天地万物皆以无为为本”，佛教神学理论的核心则是“一切皆本无，亦复无本无”。二者立论皆以无为先。其次，玄学中的“道”是“牵之无前，引之无后”，“视之无形，听之无声”的，但却能导生万有，实为宇宙的本源，大乘佛教中的“佛”是“蹈火不烧，履刃不伤”，“欲行则飞，坐则扬光”的，它无所不能，还可普度众生去极乐世界。得道、成佛都是人的生活的最高境界，因而二者都具有超尘脱俗之高风。再次，玄学主张“清静无为”，佛教徒主张“安般守意”，实际上都讲修炼。玄学家重呼吸吐纳之术，意在现世成为仙真；佛教徒笃守禅定唱佛之功，冀求生往西方净土，名僧康僧会说：“安为清，般为静，守为无，意为名，是清静无为也。”这就巧妙地将二者等同起来，教人清心寡欲摆脱物累。

基于以上两点原因佛教与玄学融合交汇，于是在中国僧徒中间，也如玄学出现各种观点一样，便出现了佛教史上的所谓“六家七宗”等不同学派。

## 三、思惟菩萨造像的广泛流行

这一时期的佛教造像中出现了大量的思惟菩萨形象，这种样式的普遍流行应该说与玄学的产生有直接的关系。魏晋时期的社会现实使每一位思想敏锐的文人名士发出对生死存亡的慨叹，对人生的忧虑，这种发自内心的深刻感慨是他们探求性行而上学的玄理的动力。崇尚老庄、清淡思辨成为魏晋风度的主要表现，也是文人名士思想矛盾深化和人生境界升华的重要表现。玄学注重“悟”，即感悟人生哲理，进而上升到对道的追求，而思惟菩萨的造型正好暗合了当时人们对于探寻形而上之道的形象的塑造。思惟菩萨借此而流行。思惟菩萨造像源于佛传故事，即释迦牟尼本身故事中的释迦牟尼出家后于树下思惟佛理的情景。此类型的造像主要流行于南北朝时代，后代减少。思惟菩萨的造型在公元2世纪的印度佛教雕刻中出现，随着佛教的传入，这种样式在魏晋南北朝的很多雕塑中出现，如敦煌石窟中第275窟北魏时代的菩萨造像，甘肃庆阳北石窟寺楼底村1窟的浮雕思惟菩萨与供养人；云岗石窟和龙门石窟、麦积山石窟中也都有类似的造像。

魏晋时期是一个“人”“文”自觉的时代，李泽厚先生称之为“人的觉醒”，亦即“在怀疑和否定旧有传统标准和信仰价值的条件下，人对自己生命、意

义、命运的重新发现、思索、把握和追求”。这种自觉就表现在思惟菩萨的造型式样上。我们都知道佛教造像在传入中国后经过雕塑家之手在原造像的基础上又融合了各地的特色，因而呈现出不同的风格面貌。这足以说明艺术家的自觉性。这些思惟菩萨通常是雕塑家依照当时人们崇尚的名士或是具有名士风度的人的形貌塑造的，并且魏晋南北朝的很多雕塑家本人也是名士，如戴逵，他曾经塑造过不少思惟像，此外还有戴逵之子戴颙、僧佑等人，都是身为名士的雕塑家，他们必然会把自已的审美倾向融会到佛像塑造中，正是这独特的审美理想才使得他们所塑造的佛教造像具有他们所崇尚的名士的潇洒风度，这也是读者在欣赏这一时期的佛教造像时所体味到的“玄学”、“清谈”之境，即张扬自我，表现主体精神，探寻玄之又玄的人生哲理。

在汉家陵阙的雄朴与唐代菩萨的丰腴之间，魏晋风骨之中那回荡着的人生之气韵，正是这个时代的最强音。而体现这种风骨气韵的魏晋佛教造像，以其瘦削超脱，潇洒清逸，秀骨清象和它对人世现实的清谈和追问，以及洞察一切的睿智微笑为特征，反映了

那个时代激烈动荡的时局，及这种时局下孕育而生的玄学对当时的人们思想的影响，透过这些佛教造像我们可以看到魏晋时期文人名士潇洒自得的精神气韵，可以了解这种风骨背后的玄学思潮，而魏晋的佛教造像也正是因了这种“秀骨清象”的造型特征，神采潇洒，怡然自得的风度使雕塑艺术进入了一个玄学的境界，也正是这种独特的风貌使得魏晋时期的美术成为美术发展史上的一朵瑰丽的奇葩。

#### 参考文献

- [1]陈绶祥. 魏晋南北朝绘画史[J]. 人民美术出版社, 2000.
- [2]王博. 庄子哲学[J].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 [3]张维青 高毅清. 中国文化史(二)[J].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2.
- [4]李泽厚 刘钢纪. 中国美学史(魏晋南北朝编上)[J]. 安徽人民出版社, 1999.
- [5]孙以楷 陆建华 沈顺福 程宇宏 夏当英. 道家与中国哲学(魏晋南北朝卷)[J]. 人民出版社, 2004.

## On the Metaphysics of the Buddhist Images in Wei, Jin and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LI Mo<sup>①</sup> LI Yan<sup>②</sup>

(1. Design School of Jilin College of the Arts 2. Motor Team of Jilin Frontier Corps, 130000)

**[Abstract]** In the period of Jin and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especially in the middle of Northern Wei dynasty, the image art style “Clear Appearance by Drawing” is popular in Buddhist images. It shows the religion charm that metaphysics talker admires, and simultaneously, this period is an important period combining Buddhism in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with metaphysics, in which “Clear Appearance by Drawing” is regarded as the important sign of Buddhist images.

**[Key words]** Clear Appearance by Drawing; metaphysics; Buddhism; Buddhist images

(责任编辑:苑松岩)